

# 凯文·E·弗雷德里克博士，瓦尔多派，讲座 3， 转型

## 见证，讲道的作用。 © 2024 凯文·弗雷德里克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讲课。这是第三节，《变革见证，讲道的作用》。讲道的题目是

《变革见证》，我们从马太福音 28 章开始讲，从第 16 节开始，一直讲到第 20 节。

历代以来，基督徒都认识到耶稣在尘世传道结束时颁布的这条诫命对福音的好消息至关重要。马太福音第 28 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使命，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没有哪个基督教团体比 12 世纪来自法国里昂市的瓦尔德斯·瓦尔多 (Valdez, Waldo) 的追随者更把这条诫命铭记在心。

在这篇讲道中，我们将探讨瓦尔迪兹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解释和运用大使命，以及这个人的见证如何发起了一场始于 12 世纪并持续至今的基督教运动。当你听到这个故事时，我邀请你为这个信仰见证而感恩，并问问自己，今天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在我们的生活中更认真地对待福音的话语和见证？最终被称为瓦尔迪兹运动或瓦尔迪兹后裔的运动开始得相当单纯，当时一位名叫瓦尔迪兹的富人于 1172 年根据圣经感到有罪，他放弃财富，接受使命，用平信徒的通用语言宣扬上帝的话语。瓦尔迪兹是法国里昂的一位商界领袖，也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位平信徒领袖。

瓦尔多渴望通过学习母语圣经来更多地了解上帝，于是他付钱给两位教会官员，让他们为他翻译整本《新约》。在学习和祈祷之后，马太福音 19:16 至 21 和马太福音 28:18 至 20 让他下定决心卖掉自己的财产，开始向里昂的邻居传福音。12 世纪末，西欧各地的平信徒越来越渴望了解基督教信仰的深层含义。

人们向教会寻求指导和教育，但罗马天主教会并不认为传授信仰是其主要使命。事实上，教会等级制度及其控制知识的愿望积极地阻碍了解决这一已确定的平信徒需求。在中世纪早期的教会中，只有主教、大主教和教皇宣讲上帝的话语。

因此，对于任何基督徒来说，在自己的教区听到布道都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基督徒从未听过一次布道，或者一生中只听过一次布道，这是一种常见的经历。但即使主教布道，布道也是用拉丁语进行的。

只有基督教社区中最博学的 1% 的人才能理解布道中传达的信息。上帝之言含义的模糊性帮助教会高层维持现状，而现状被他们自己的秘密所掩盖。教会领袖们认为，上帝之言的大部分内容只打算让少数特权教会领袖和精通拉丁语的学者理解。

布道很少，加上平信徒不懂拉丁语，这意味着上帝的话语在应用于一个人的生活时，其意义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作用。12 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区牧师的主要职责仅限于执行七项圣礼。当时教堂的官方圣礼包括三项牧灵圣礼：忏悔圣礼、病人涂油圣礼和临终仪式，两项神圣的服务圣礼，包括圣职圣事（即任命神职人员）和 12 世纪初增加的婚姻圣礼，以及两项基本的圣经圣礼：洗礼和圣餐，即主的晚餐。

在瓦尔多时代，每个星期日参加礼拜的每个教会成员都会从主持仪式的神父那里收到圣餐的圣礼，只是面包的形式，而葡萄酒则留给神职人员和其他教会官员。围绕圣餐的弥撒仪式是用拉丁语进行的，所以人们根本不知道神父在说什么，只是模糊地知道在弥撒仪式上，面包和葡萄酒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血。由于不理解主的餐桌上所说的内容，导致了魔术师和孩子们流传下来的一个流行短语的出现，至今仍被公认为一种魔法咒语，即 *Hocus Pocus Dominicus*，它源于拉丁语短语 *Hocus Corpus Maum Domini*。

这是拉丁文译本，引用了罗马天主教弥撒中使用的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的话，翻译为“这是我的身体”，*Domini* 意为“主”。由于教会认为，有关基督教信仰的大部分知识应由受过神学训练的教会仆人秘密保管，因此教会领袖并没有真正努力教育信徒圣餐仪式的意义。1184 年之前，*Valdes* 问题对于天主教教会

等级制度来说是一个牧区问题，是传教士内心强烈的贫困呼唤与制度教会的仪式合法权利之间的冲突。

瓦尔德斯和他的追随者们被要求将他们的热情服从于教会的管辖，但教会并不认同他们对使徒贫困的强烈渴望或重生的使命感。瓦尔德斯的双重使命—信奉贫困誓言和用当地语言向公众宣讲福音—触动了里昂市民众的神经，很快，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涌向他传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聚集了一群男女追随者，即瓦尔德西亚纳协会（Societas Valdesiana），这是一个由贫穷的巡回传教士组成的协会，他们跟随瓦尔多在里昂市各地宣扬圣经。

沃尔多的布道也触动了罗马天主教高层的敏感神经。由于里昂主教强烈反对瓦尔多及其追随者的布道，沃尔多于 1179 年向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请求允许其布道。教皇被沃尔多的真诚和使命感深深打动，于是他祝福并亲吻了瓦尔多。

然而，教皇指示瓦尔多及其追随者只有在主教的明确邀请下才能传教。但教皇并没有给予这一授权。里昂主教态度坚决，不允许沃尔多的追随者传教。

在探索福音书和妇女在耶稣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时，瓦尔多和他的追随者们意识到耶稣呼召抹大拉的马利亚去向男门徒见证复活的消息。他们还引用了福音书和保罗书信中其他几个妇女宣扬好消息的例子。瓦尔多派对教会法发起的最明显的挑战是瓦尔多派修女会（Sorores）的布道。

即使女性传教士的数量远少于兄弟会，但第一个瓦尔多派社区的性别平等不仅是一项原则。这是他们基本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在赋予他们的使命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鉴于这些对母教会的侵犯，瓦尔多及其追随者于 1184 年被新任教皇卢修斯逐出教会。瓦尔多派在教会内部引发了深刻的目标和方向危机，正是因为瓦尔多及其追随者本身并未脱离罗马天主教会。沃尔多的追随者，此时被称为里昂穷人，仍然效忠罗马天主教信仰体系。

他们信奉信仰的基本原则，即三位一体和上帝话语的权威。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并在崇拜中使用古老的使徒信条。里昂穷人并不质疑七圣礼或圣徒崇拜的信仰。

瓦尔多试图让罗马教会承认两种区别，即用当地人民的母语布道和坚持每个普通人，无论男女，都有权宣扬上帝的话语。在古代，犹太教确立了神圣的希伯来语作为希伯来圣经的书写语言，所有与上帝对话和关于上帝的对话都是用希伯来语在信仰社区内进行的。伊斯兰教通过使用阿拉伯语在其信仰社区内实现了同样的目标。

通过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圣书中创造非常正式的语言，信仰的神圣性和所有神圣的事物都与日常的世俗事物区分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这些神圣语言的影响往往使两种信仰的普通民众与上帝和信仰社区的等级制度疏远。耶稣生活在一个只用希伯来语公开阅读圣经的世界，但他周围的俗人讲的是阿拉姆语这种通用语言，使得只有受过教育的精英才能理解圣经的深层含义和细微差别。

虽然耶稣在研究希伯来圣经时会使用希伯来语，但在教导门徒时，他用亚拉姆语教导他们，使用日常寓言、简短的布道和易于记忆的祈祷，亚拉姆语是人们的通用语言。耶稣用当地语言与当时的普通民众交流上帝，使每个人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都能再次获得信仰并与上帝建立个人关系。今天看来，罗马天主教会忽视耶稣基督传教的这一基本组成部分似乎颇具讽刺意味。

但到了瓦尔多及其追随者的时代，罗马教会已坚定地恢复了正式的宗教语言——拉丁语，用于与上帝和有关上帝的所有交流。通过将拉丁语确立为基督教世界的神圣语言，通过拉丁语传达上帝的话语并建立崇拜，罗马教会等级制度再次为与上帝的个人关系设置了障碍，而耶稣早已打破了这种障碍。与耶稣时代的希伯来语一样，拉丁语的正式性将圣经信息与朗格多克语（里昂周边地区人民的语言）分隔开来，使除了受过教育的精英之外的其他人无法接触到圣经。

事实上，罗马教会将任何不能用拉丁语读写的人都称为文盲，无论他们是否能用当地语言读写。结果，除了极少数受过正规训练的瓦尔多派传教士外，所有

人都被教会视为文盲。瓦尔多用当时的当地语言解释圣经，恢复了耶稣基督传教工作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即用听众的语言宣扬上帝的福音。

瓦尔多重新用民间语言传播圣经，这对中世纪基督教有着深远的影响。信仰再次成为一种更加个人化的东西，同时又具有强烈的集体性，因为它可以用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来传达和表达。瓦尔多将圣经从罗马教会的神圣语言拉丁语翻译成普罗旺斯语，传遍了里昂周围的阿尔卑斯山地区、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当时当地称为奥克西塔尼亚），为人们或民众打开了理解圣经的大门。

奥克西塔尼亚旗帜以红色为中心，上面绘有金色法国十字，如今仍被许多瓦尔多派后裔所挥舞，他们以自己的瓦尔多派和当地根源为傲。瓦尔多宣扬了耶稣教义的字面解释，瓦尔多派传教士在贫穷和谦卑的仆人生活中树立了榜样。相比之下，罗马天主教会的富裕神职人员却远没有那么愿意立下贫穷的誓言，也没有那么愿意用人民的语言布道。

与瓦勒度派用白话文逐字逐句地解释耶稣的教义不同，主教们更常以拉丁语进行寓言式布道。他们并不觉得有必要效仿耶稣的教义，也不觉得有必要向信徒宣传这些教义。相反，瓦勒度的追随者强调在每个门徒的生活中采纳耶稣的教义，这是他们布道的首要重点，并将耶稣的教义称为主的戒律。

他们还认为，传教士必须亲自宣讲教义，而信徒们也应该通过谦卑和贫穷的生活来践行耶稣的教诲。这在里昂的穷人和当时最富有的罗马天主教主教的奢侈生活方式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教和许多牧师经常沉溺于与宗教领袖不相称的酗酒和放荡行为。

结果，主教们的教导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都没有在人们心中扎根。瓦尔多强调，传教本身是来自上帝的神圣召唤。他相信，被召唤去传教的人应该只为这一职责而生。

这种专注的使命感在罗马教会的修道院传福音中已有先例。然而，里昂的穷人是第一批将传教对象从同修或教会官员转移到普通民众的人。到 1182 年教皇

将瓦尔多逐出教会时，瓦尔多的同伴们已经感到自己被召唤去传教，这不仅是因为官方传教的缺失，而且恰恰是因为官方传教的缺失。

结果，驱逐出教只会让瓦尔多的追随者们更加有勇气坚持他们的使命。当受到教皇的审判时，瓦尔多本人引用了《使徒行传》第 5 章第 27-30 节来回应官方教会对里昂穷人传教的谴责，以证明他们对上帝的服从是正当的。经文说，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而不是任何人类权威。

但引用圣经的回应进一步加剧了罗马教会和瓦尔多的追随者之间的隔阂。引用圣经来为教皇驱逐里昂穷人的决定辩护，其效果是完全否定了教皇作为基督代理人的权威，而根据罗马天主教会的说法，教皇是基督唯一真正的代言人。必须承认瓦尔多并没有试图篡夺教皇的权威。

自始至终，他的主要意图是忠实地遵循他的号召，寻求让平信徒在教会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1184 年，里昂的穷人被逐出法国里昂，结果被逐出教会。因此，他们开始成对地在欧洲各地旅行，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他们从法国南部到奥地利，再到德国部分地区，在广阔的地区传教。

被逐出教会意味着瓦尔多派信徒被禁止在信仰团体内进行礼拜和参与活动，除非他们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但罗马教会和瓦尔多派信徒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1215 年，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教皇英诺森三世领导的教会谴责所有瓦尔多派信徒都是异端分子。

瓦尔多的追随者由此正式成为教会的敌人。在罗马天主教高层看来，他们的异端信仰必须被彻底根除，他们必须放弃异端，否则将面临迫害和死亡。1215 年至 1230 年间，天主教主教和天主教修道院西多会的僧侣们首次被赋予了解决里昂穷人问题的重任。

然而，二十年后，主教和西多会修士们已经证明自己对待异教徒的态度很软弱。结果，1231 年，为了应对瓦尔多派的威胁，罗马天主教会任命了一位名叫多米尼克的牧师担任新成立的多米尼克教团 *Ordo Predicatorum*（也称为传教团）

的领袖。多米尼克教团首次获得罗马天主教会高层的授权，可以与瓦尔多派异教徒进行公开辩论或传教。

这是为了通过公开宣扬罗马天主教会神学的逻辑和推理来将异教徒重新拉回教会。然而，当这种策略针对里昂的穷人时，却被证明是完全无效的。公众认识到多米尼加人正在毫无同情心地传达圣经信息。

公众认为他们是尖锐的宗教使者，没有任何爱的表现。普通人认识到瓦尔多派所体现的对比，俗人认为瓦尔多派信仰正统，同时内心具有基本的人类善良和爱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基督的真正表现。俗人还认识到，瓦尔多派牧师传达的同情心的信息更清晰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并通过罗马教会、富有而虔诚的主教和惩罚性的多米尼加人向社会提供的谦卑和同情心来表达。

由于与瓦尔多派辩论以争取他们重新加入天主教会的办法失败，多米尼加人很快就被教皇命令对瓦尔多派异端者进行迫害。教会于 1199 年授权天主教会拥有瓦尔多派的所有财产，并经常对那些被认定为异端者的人判处死刑。到 1250 年代，多米尼加人的主要任务是起诉和消灭所有异端者，他们由罗马组织起来进行残酷的宗教审判。

教皇为所有宗教审判官提供了大量操作手册，对所有类型的异端进行标准化和分类。这是迄今为止为清除社会上已知的教会敌人而开展的最协调、影响最深远的努力。由此开始了对瓦尔多派信徒的悲惨和可耻的迫害，这种迫害在接下来的 600 年里继续以不同程度进行。

然而，如果不是瓦尔多派的崛起和他们有效传播基督教义的努力，罗马天主教会在中世纪就不太可能被迫改变其布道方式。里昂教义的贫民化与他们基督般的行动相结合，迫使罗马天主教徒对其在教会中的运作方式进行了重大改变。天主教徒对用民间语言布道的关注度有所提高，这导致了 1215 年成立了宣道会，不仅授权多米尼加人，还授权方济各会和本笃会用民间语言布道。

这一回应为整个罗马天主教会与平信徒的关系树立了新标准，从而改变了罗马天主教会。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有机会听到和理解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宣讲的

上帝之言，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瓦尔多派，他们清晰的信息和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忠实见证。瓦尔多的追随者将宣扬信仰的号召融入到每个信徒的门徒训练中。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阿门。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讲课。这是第三节，转型见证，讲道的作用。